

上
冊

彩衣神

〔台灣〕臥龍生



海峽文藝出版社

彩衣神

上册

(台湾)卧龙生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2. 11 福州

(闽)新登字 05 号

彩 衣 神

(上)

(台湾)卧龙生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31.625 印张 658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0

ISBN 7—80534—507—4

I·407 (上中下) 定价:15.90 元



目 录

(上)

序章 买蛇的女人	(1)
第一章 飞骑传手令 父踪何处	(7)
第二章 先奔茫茫峡 世事如棋	(21)
第三章 西堡飘丧幡 少侠惊劫	(32)
第四章 无辜遭重伤 柳暗花明	(44)
第五章 蛇是死神 何人纵凶	(49)
第六章 祥泰老店 人遁线断	(61)
第七章 神僧翻目 恩恩怨怨	(73)
第八章 生命短促 半年一日	(83)
第九章 死中逃生 巧获龙丹	(95)
第十章 奇宝作赌 魔君动心	(112)
第十一章 讨人败北 少侠现身	(123)
第十二章 时间拖延 变生意外	(135)
第十三章 临终留迹 追踪觅凶	(144)
第十四章 天伦梦回 恩乎仇乎	(156)
第十五章 宴无下文 又现敌踪	(168)
第十六章 三见魔君 死亡陷阱	(179)

第十七章	胭脂小劫	虎穴探珠.....	(189)
第十八章	为虎作贼	劳燕分飞.....	(201)
第十九章	跪地立誓	关东受阻.....	(213)
第二十章	力搏群魔	天外歌声.....	(223)
第二十一章	初逞威风	宝珠换仇踪.....	(234)
第二十二章	百蛇谷中	初会蛇姬.....	(247)
第二十三章	较量功力	初见奇蛇.....	(258)
第二十四章	邀约古庙	黑白双道.....	(270)
第二十五章	鲁东盛会	双包死神.....	(281)
第二十六章	芳凤乍现	迷惘离奇.....	(295)
第二十七章	人妖遽毙	白骨双尸.....	(302)
第二十八章	不记前恨	千里传讯.....	(314)
第二十九章	铁木令主托重任.....		(326)
第三十章	首途少林先碰壁.....		(337)

序章 买蛇的女人

清晨。

北京城城门刚开启，一辆淡绿色的马车便如箭一般，从城外冲入，沿着朝元大街疾驰，蓦地在一座石库大门口停了下来。

驾车的是一个绿衣少女，她打量了一下石库门前悬挂着的招牌：“祥泰老店”，微微颌了一下螭首，蝴蝶一般地飘下车辕，低声对车里的人道：

“夫人，到了！”

车厢门轻启，一位也穿着淡绿色裙钗，脸蒙着绿纱的丽人，跨下车厢，那露出绿纱外，如秋水般的秀眸，向招牌瞥了一眼，点点头道：

“不错，是这样泰老店，婉冰，扶我进去吧！”

驾车的绿衣少女慌忙扶着绿纱蒙面丽人，进入开着的“祥泰老店”。

店堂中一名年轻的伙计正在打扫，一瞧见这二位诡秘的绿衣女子进入，呆了一呆，忙上前招呼坐下，接着向堂后吆喝道：

“客来啦！”

这时，这二名诡秘的绿衣女子秀眸环扫，已打量清楚店中的环境，这店堂中除摆着整齐的茶几座椅外，既没有柜台，也没有货架，满壁挂着名人书画，倒像富豪之家的客厅。

“祥泰老店”——在北京城已有 30 余年历史，称得上年代久远，招牌古老，但是北京城的居民，却没有人知道这家店，究竟是经营什么生意？

反而，在江湖上，提起“祥泰老店”，几乎是无人不知，店主“通天手”贾谊行，专门代客买卖，只要出得起价钱，只要这世上有这种东西，他虽然没有货，却能保揽代买代卖，从不负诺。因为他做的这一行独特异常，而且不论是何难题，从没有打过顾主回票，因而江湖上知名之士给他起了“通天手”的绰号，形容他手段通天，无所不能。

此时，店伙计吆喝后片刻，通往后屋的门帘一挑，走出一位脸圆圆身着青缎长袍，50 岁的商贾模样老者。不用说，就是“祥泰老店”的主人“通天手”贾谊行了。

贾谊行机灵的双目一接触到二名绿衣丽人，神色不由一怔！

大清早有生意上门，已是意外，而上门的主顾，竟然是这么二位诡秘美丽的女人，更使他料想不到。

但他终究是经过大场面的世故老手，旋即平静神色，以习惯上的生意哈哈，朗声一笑，拱了拱手道：

“清晨喜鹊报讯，竟是二位光顾，不知贾某有什么地方能够效劳？”

蒙面绿衣丽人面上绿纱一阵飘动，吐气如兰，缓缓道：

“尊驾谅必是祥泰老店的主人了？！”

“正是。”贾谊行先从茶几上拿起茶壶，为二位美丽的顾客斟茶。

蒙面绿衣丽人微微谦逊，倏然衣袖一抖，香风微扬，抖出二粒宝光四射，如龙眼一般大的珠子，泻落茶几上，口中道：

“贾老板名满江湖，可识得这二粒珠子来历么？”

贾谊行一惊，这刹那，他的眼睛睁得几乎像珠子一样大，脱口惊呼道：

“怎么不识，这是价值连城的‘骊龙双珠’啊！”

他口中惊呼着，心中已暗暗感到这位蒙面丽人身怀这等宝物，必有极大来头。

“骊龙双珠”百邪不侵。传说举世仅有这么两颗，使得久经风尘的贾谊行也感到这二名诡秘女子用心莫测，在点破宝珠名称后，立刻急急道：

“二位——这是什么意思？”

蒙面丽人微微颌首，意似赞许地道：

“贾老板果然是识货名家，贱妾是想以此二珠，与你做一笔买卖。”

贾谊行神色又是一惊，道：

“做买卖，哈哈，咳！夫人……”他是听她自称“贱妾”，所以改口称呼道：“——敝人老实说，世上还没有什么东西，配得上易此双珠，夫人岂非是出难题？”

蒙面丽人淡淡道：

“你贾老板无需惊奇，贱妾的交易，决不故意使你为难！”贾谊行眼珠一转，依恋地望了望茶几上宝光诱人的双珠，

脸色倏然一变道：

“夫人既如此说，贾某要先请问夫人，可知敝号虽不能摒弃顾主，却订有3条规例，夫人知道否？”

蒙面绿衣丽人冷冷道：

“知道，1，买卖不涉武林恩怨，否则不做。2，不得要求伤人性命。3，邪恶者不接。是这3条么？”

贾谊行目光微现困惑，点点头道：

“夫人既知道这么清楚，在下也不多饶舌，请示交易什么东西？”

“蛇！”蒙面丽人简单地吐出一个字。

“蛇？”贾谊行诧异道，“这就怪了，北京城中出售蛇肉的蛇店，不下10余家，赤炼、百步、竹叶青，什么蛇都有，夫人怎光顾小店？”

“嘿！贱妾所说的蛇，中原没有，故而愿出重价，想请老板代劳！”

“哦！是什么蛇？”

“说出名称，你贾老板也不会听懂，敢请借一纸笔，贱妾画出形状颜色。”

一向被江湖誉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天手”贾谊行心中十分纳闷，在纳闷中更渗杂了十二分的好奇，他立刻命侍立的店伙计取来纸笔，摆在茶几上。

只见蒙面丽人手执纸笔，一阵细描，注明了蛇身颜色，递给贾谊行道：

“此蛇产于西天竺佛国，昔年唐僧取经，时约10年，才返中原，途中经过无穷险恶，故贱妾才出这等重宝以求，此

蛇听说在西天竺的产量也极稀少，以阁下身手，若是顺利也需 5 年时间，现在，你若愿接下，5 年后的今天，贱妾再来取货，如不敢接受，贱妾就此告辞。”

贾谊行接过素纸，目光纸上，神色顿时沉凝了，他不知道对方所说是真是假？世上难道真有这等奇蛇？而且，她甘弃重宝，意欲换取这么一条蛇，用意又何在呢？

他猜不透，正在考虑是否要接下时，却被她最后那句“如不敢接下……”的话激动起来。

自“祥泰老店”开张以来，接手的买卖不在少数，其中更棘手的也摆得一平四稳，区区一条蛇，有什么不敢接的？若真拒绝，传出江湖，岂不成了笑话？

于是“通天手”贾谊行目光又一瞥茶几上那二颗举世难求的“驱龙双珠”，那重重宝光对他具有非常的诱惑，使他感到若是拒绝，实在太可惜。

西天竺虽路程万里，极为遥远，但有 5 年时间，也足足有余了，为什么不接这笔交易呢？

在名与利双重诱惑及压迫下，“通天手”贾谊行毅然道：“好，在下就做这笔交易！”

蒙面丽人轻声一笑道：

“既然你贾老板答应，贱妾就先留一珠作定金，5 年后再凭另一颗珠子取货。不过贱妾希望老板能遵守交易信条——‘保守交易秘密’。”

贾谊行大笑道：

“夫人放心，在下专作武林人物买卖，交易 30 年，还没有失败过任何一桩秘密交易，这点夫人尽可放心！”

蒙面丽人起立，收起一颗珠子道：

“那么贱妾告辞了，勿忘5年之约。”说完任由绿衣少女扶住，转身出了店堂，上车疾驰而去。

.....

6年后，武林中突然发生了一阵突起的风暴，名震江湖的东西二堡堡主夤夜被刺，死状如一；身上毫无伤痕，仅全身苍白，毫无血色，尤其东西二堡主皆死在卧室之中，在死前，没有人看到过凶手，更不知堡主是怎么死的。

以东西二堡声威之盛，戒备之严，堡主功力之高，竟遭此不测，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唯一的线索，仅有留在墙上的四个字——“花衣死神”。

于是武林震动了，江湖上也震动了！大家都在极力打听搜查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面的凶手——“花衣死神”。

但是这位无影无踪的“花衣死神”却杳如黄鹤，没有人能查探得到。

可是从西天竺回来，风尘仆仆，刚定下心的“祥泰老店”主人“通天手”贾谊行，却渐渐地忧郁日深，一改过去八面玲珑的交游，竟深居简出起来！

难道他知道底细？难道与那蒙面的绿衣丽人有关？那绿衣丽人又是谁呢？这些谜虽无人知道，它却正如火如荼地在武林中发展着。

第一章 飞骑传手令 父踪何处

寒冬过去了。

可是卧虎河对面的南山，还是雪光映日。

清晨，在卧虎河这边的一条官塘大道旁，一座茅屋的门户开启着。一位短衫紧扎，肩斜包裹及宝剑，年约 50 余岁的老者缓步而出，身后跟着一位年约 18 岁的清秀少年。

这老者目光注视着南山，举步横过黄泥大道，站在黄水滚滚的卧虎河畔幽然地叹了一口气，转首对少年道：

“雷儿，你可以回去了，你母亲在病中，河水相阻，你不必再相送，在为父的离家期间，好好侍候母亲！”

少年也满面忧郁地望着老者，点点头道：

“爸，请你放心，家中一切，全交给孩儿了，唉！10 年来只是苦了你老人家。”

这句话似乎触动了老者的情怀，伸手抚着少年肩头，倏然长叹一声，双目泪水隐现，他苍凉地摇摇头道：

“孩子，苦的是你，10 年来，咱们一家三口，东飘西荡，没有在一个地方，住满过一个月，唉！你的孝心，为父知道，只是，依你年龄，正应该勤练功课，以期闯荡江湖，扬名立业，而如今……却因为你母亲的病，侍榻长夜，不眠不休，唉！

孩子。总希望上天有眼，这次能助我抓到那条奇蛇，治好你母亲的病，让我做父亲的再好好补偿你！”

说到这里，已是老泪纵横，不胜唏嘘。

少年神色虽也一阵激动，但生活的磨炼，似乎使他特别老成，闻言慌忙道：

“爸，孩儿侍候双亲，理所当然，你老人家怎么哭啦！”

老者强自忍住泪水，连声道：

“没哭！没哭……”举袖一拭，迷蒙的目光却注视自己的儿子，暗暗叹道，

“一付上佳骨格，加上这等孝心，我怎能再埋没他，唉！这次回来，不论如何，我不能再任这孩子蹉跎下去！”

老者心中正慨叹着，却见少年倏皱眉道：

“爸，10年来，你携家奔波，由南到北，浪费了10年光阴，为的是追踪那条奇蛇，可是每次皆空手而归，孩儿在怀疑，当年沈伯伯说的话，到底有没有错？这世上是否有这种蛇？”

老者神色一整道：

“孩子，你不能怀疑那位心善义重的沈伯伯，他‘金针度命’的名号，誉满江湖，一生谨慎，无人不知，他说的话，岂会有错，“金须蛇”在古书上确有其物，只是产地却在西天竺佛国，当初为父的发现这条奇蛇踪迹，也是心怀惊奇，何以中原会有这种蛇踪？经过邀你沈伯伯同往，跟见雁荡山畔地上青草变红，隐浮奇香，对证古书所载那奇蛇游历过处留下的特征，才证明无讹，唉！只是此蛇行动奇速，我10年追逐，却仍不见其真面目，说来真令人耻笑！”

少年闻言仍疑心道：

“那么，这条奇蛇真的是在南山？”

老者点点头道：

“依蛇踪而觅，目前确已到了南山雪光谷中，倏然中断，谅必匿于谷中无疑，雷儿，咱们到此，正是初冬，蛇有冬眠习惯，这段时间，谅它不会复出，为父的早在可疑之处作了暗记，现已初春，‘惊蛰’节日刚到，所以若无意外，这次它绝对跑不掉了。”

少年叹道：

“但望父亲此去，马到成功。”

老者强作笑容道：

“多则一月，少则半月，为父必定返家，好在我就在对面山中，去年已搭了一座木屋。有什么事，你尽可到那谷旁木屋中找我。”

少年点点头，老者接着又道：

“孩子，但是你在家中，除了侍候母亲外，切勿荒了功课，要知道彩衣门昔年威镇八方，百年前不是为了一件奇特变故，早已蔚为武林一大宗派，为父的忙于为你母亲奇疾奔波，无法再行道江湖，光大门派，今后的责任，都得落在你身上，希望你能在暇时多下苦功，不负为父期望。”

少年忙恭顺地道：

“孩儿知道。”

老者仰天叹道：

“就以我 10 年前在江湖上‘花衣神’的名号，也曾使黑白二道侧目，宵小敛迹，现在……唉！现在……”

他神色苍凉地顿住未竟之言，想起壮志消磨，老景如此，不忍再说下去。

现在——唉！现在的“花衣神”郑昭烈与10年前的，的确是使人差些认不出来了。

往年的“花衣神”行道江湖穿着“彩衣门”独特的服饰，仗着三三成九的“七彩飞虹剑法”纵横江湖，行侠仗义，谁不尊敬？

然而现在的郑昭烈，却像村野的土叟，每天坐在床边为发妻的奇症发愁，终年风尘仆仆，不问世事，唯恐那条奇蛇失踪，在境遇上，相差何止天地！

骨肉同心，年轻的郑雷是体味得出父亲那种苍茫情怀的，他何尝不感到命运作弄人，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所以反而安慰父亲道：

“爸，只要你这次能把那什么“金须蛇”抓到，替母亲治好病，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干一番事业。”

“花衣神”茫然道：

“未来的日子？……唉！不错，长着呢！”

他口中虽这般说，心中却发出一阵无声的苦笑！不错，未来日子正长，但那是属于年轻的一代，而自己，能有多久的未来呢？

他不敢想，也不愿把这些颓废的想法说出来，使儿子受到感染，于是他缩回放在郑雷肩头的手，缓缓道：

“话到此为止，为父的要到山中去了，孩子，你就回去吧！”

说完，身形陡起，向七八丈宽的卧虎河跃去，身形如轻烟冉冉而飘，在河上一沉，足尖略点水面，再度腾起，已上

了对岸，瞬息之间，人影已渺如一粒黑点，消失在山影之中。

那一式轻功，正是“彩衣门”独特的“彩虹横空”身法，郑雷目注之下，暗暗赞叹，觉得父亲并没有老，那一手简直炉火纯青，不着一丝人间烟火。

直待人影消失，他才转身奔回茅屋。

一到屋中，一股药味扑鼻，却见母亲已醒，拥被卧在床上，枯黄焦瘦的脸庞，正朝着门外，那无光的眼睛盼望着自己。

见了母亲这副病容，郑雷禁不住鼻酸心苦，慌忙走近床边，道：

“妈！你醒啦！”

“唉！你爸呢？”

“爸为你老人家采药去了，过几天就回来！”

“唉！天天采药，年年采药，我躺在床上10年，无法动一动，有什么用？”

这位郑雷的母亲微弱的叹息着，郑雷慌忙道：

“妈，你还是休息一下吧，等下孩儿再为你煎药！”

郑母软弱地摇摇头，她对自己的病况，有着无比的绝望，悄悄的合上眼睛，又沉沉地睡去。

郑雷不敢离开，直等着母亲睡熟，才安心地坐落床边椅中，垂帘合目，运起功来，片刻后，他精神复振，复又以指代剑，自己虚空比划起来。

这就是他自懂事以来的生活，除了三餐操作外，母醒侍母，母睡练功，无时或休。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到了父亲走后第三天的中午。

郑雷正趁母亲睡熟后，在椅中假寐片刻，却被门外一阵蹄声所惊醒。那如雷声般的马蹄声倏在门外停止，随着一声大喝，自门外传入：

“有人吗？”

郑雷慌忙一跃起身，轻轻推开门户，目光瞬处，已见黄泥道上屹立一匹黑马，马上端坐着一名黄衣中年汉子，手执马鞭，神色冷峭地望着自己。

他微微一怔，道：

“这位大叔，不知要找谁？”

黄衣汉子双目精光一闪，盛气凌人地喝道：

“这是昔年绰号‘花衣神’郑昭烈的屋子么？”

郑雷又自一愕，他清楚父亲 10 年来因专心一致地追觅“金须蛇”，几乎断绝了江湖交往，现在怎会有人找来？

尤其，对方那种充满仇视的神色，使他惊愕中掺杂了一份愤怒，不由也冷冷道：

“尊驾是谁？找家父有什么事？”

“哦！原来是郑少侠！”那黄衣汉子一声冷笑，扬手一道乌光，向郑雷射到，口中冷笑道，

“少侠无须问在下名号，只要接令请令尊出来。”

郑雷目注乌光，心头大怒，闻言伸手一抄，目瞬之下，不由大震，脱口轻呼道：

“铁木令！”

只见手中抄住的是一块 4 寸长，2 寸阔，非木非铁，乌光闪闪的令牌。

“江湖有三令，铁木加金银，铁木无须惊。金银鬼飞魂。”